MiaoWei

大他者和常人

苗 炜
专栏作家
Columnist
读书，写字，旅游，锻炼

最近我读了《拉康传》，拉康是一个非常晦涩的思想家，读他的传记，是为了更好理解他的思想。读之前，是一头雾水，读完之后，三头雾水，所以我接着读了两本解释拉康理论的书，一本是张一兵教授所著的《不可能的存在之真》，一本是吴琼教授写的《阅读你的症状》。

张一兵教授在他的书中序言里写了两个事：其一，是讲一个学生犯病了，说自己做基金，赚了20个亿，买了一块地，要按自己的想法建一所大学，要去当校长，他还问张老师，你想不想调动一下工作，我在中组部有熟人；其二，说一位优秀的女生，从小就成绩很好，大学毕业留在学校里教书，是个有前途的青年学者，后来有一天忽然说，我不想做学者了，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她离开学校，结婚了。张教授由这两件事开始讲拉康，那个犯病的学生，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欲望，正常人都会压抑自己的欲望，不敢轻易表露出来，平常我们都带着一个面具，都是伪装的本我。学生犯病了，终于说出自己的欲望，但，这是他自己的欲望吗？用拉康的理论来看，这些欲望都是今天的话语体系中那个大写的他者的欲望，你灵魂深处的本能冲动不过是无形强制下的奴性产物，只是欲望着他人的欲望。发财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，掌握一定的权力，发疯之后想的这些事不过就是在社会里人人都想做的事，发疯的学生并没有一个本真的本我。

拉康的术语中有一个词叫“小他者”，有一个词叫“大他者”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先受到小他者的影响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对你有期盼，都会说，我是为你好，都想让你成为一个他们眼中的好孩子，这可以理解为“小他者”。等你长大了，不在场的语言象征，不断对你教化的那些偶像、广告等等，会成为“大他者”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大写的他者是语言和言说话语构成的象征性的他者，它是一种外部的东西，但会被认定为最重要的事，我们会被大他者控制。我们想想，王健林的“小目标”这个词就进入了言说话语，小目标等同于一个亿。再想想马云为什么被称为爸爸，就能理解“大他者”这个词。再想想那些名媛为什么要租一个包，为什么要凑钱到酒店吃个下午茶，再拍照发朋友圈，这是她们的欲望吗？背一个名牌包，经常在酒店来个下午茶，这到底是谁的欲望呢？好，你说，我不喜欢拜金主义这一套，我不想赚钱，我就想做一个不接地气的艺术家，像梵高那样，可是，做一个贫穷的艺术家，为艺术献身，这套话语体系不也是另一种“大他者”吗？我们总是无意识地欲望着他人的欲望。这样来看，张教授第二个故事里那个想做普通女子的优秀青年学者，原来一直是父母及同辈中的优秀孩子，一直是社会所期待的模范青年，她忽然想去“做自己”了，这个“自己”存在吗？我们能真的做自己吗？

她忽然想去“做自己”了，这个“自己”存在吗？我们能真的做自己吗？

“大他者”这个词，可能是被使用最广的一句拉康术语。如果我们往前捣腾一下，会发现海德格尔有一个词叫“常人”，平常的常，海德格尔有一句话很有名——常人怎么享乐，我们就怎么享乐；常人对文学艺术怎么阅读怎么判断，我们就怎么阅读和判断；常人怎样从“大众”中抽身，我们也就怎样抽身；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，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。“常人”是一种无意识中的独裁。在拉康看来，所谓无意识不过是写满了大他者的话语。

我觉得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达的今日，你不难感受到那个“常人”的存在，也不难感受到那个“大他者”的存在。